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六三七次会议

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赵勇先生
	埃及	马哈穆德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阿德宁夫人
	新西兰	施瓦尔格夫人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塞内加尔	西斯先生
	西班牙	加索·马托塞斯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莱因先生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16/9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0541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99)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我代表安理会，欢迎从普里什蒂纳通过视频会议与会的塔宁先生。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Vlora Çitaku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99，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是2016年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索沃的首次会议。本次会议是在一个出现重大事态发展的时刻召开的，其中尤其是周五举行的虽困难重重但却成功的新总统选举。这是科索沃将面临无数复杂挑战的一年。为此，今天我将花些时间评估2015年出现的重要事态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

近几个月以来，科索沃政治格局两极分化达到了一种尽管政府为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做出大量努力但进展却正在受阻的程度。极度的政治对立显然超出了基本的民主规范。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反对派一再使用暴力阻止科索沃议会和其它政府机构开展工作。

我已与国际社会的许多同事一道强调，遵守基本的民主游戏规则不只是所有政治领导人的责任，它还关乎赋予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所有真正的政治行为体在民主进程中的声音与信息的权力，不然它们的声音与信息可能会被浪费和消失。

事情达到了这种程度，我相信，这是一个所有人退后一步进行评估的最佳时刻，也许这也是一个把当地和国际侧重点从政治斗争转移到更加根本性问题的时刻。冲突后发展、实行法治以及人权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位于科索沃积极主动和注重结果的议程的核心。政治领导人在探索区域合作机会方面应该更多地朝外看——一周前在伦敦举行的西巴尔干投资问题首脑会议就是一个例子——而非偏重于有限的政治利益。鉴于在建设科索沃及区域稳定方面已经做出如此巨大的投入，继续关注核心问题和更加有重点地部署资源可有助于决定是走进步还是倒退的道路。

在整个进程中，必须认识到，科索沃政治领导人作出的许多关键承诺依然坚定，其中包括通过欧洲联盟促成的对话，继续实现与贝尔格莱德关系正常化，履行国际债权人规定的各项财政与金融义务，以及确保创造充分设立特别法庭的必要条件。更多新出现的挑战突出表明，必须与普里什蒂纳所有领导人合作努力，以确保这些根本承诺不会动摇。

去年采取了若干基本措施来加强科索沃融入欧洲的前景。与此同时，欧洲机构还对公共机构，特别是科索沃司法机构的状况和效率进行了详细评估，有的时候是批评性评估。我要特别提及欧洲联

盟委员会2015年科索沃问题报告和欧洲理事会最近有关科索沃局势的报告，此外还有其它报告。

建立对法治的尊重和确保足够的执行，这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是巨大的挑战。在科索沃，这些重要目标在议程上并非总是得到它们理应得到的重视。已经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立法框架，包括过去一年里刚刚颁布生效的几项法律。然而，适用法律的情况缺乏连贯一致性，施行司法的速度慢得令人不可接受，政治干涉的情况也很普遍。各级腐败现象令公众愈发感到沮丧，导致经济发展减缓和机会减少，由此影响科索沃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并且破坏了人们对政治体制的信心。我认为，逐步改善对法治支持的协调仍应是今年的一个核心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仍然愿意在现有资源和我们的任务授权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

有些时候，安全和政治问题占据了太多注意力，令科索沃严峻的经济发展挑战遭到忽视。正如政府承认的那样，必须加紧努力创造更多经济增长和机会，从而缓解政治紧张关系。尽管科索沃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但开放可供重大投资的机会仍寥寥无几。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方面必须实现现代化，并且去除政治因素。应当有系统地整顿严重影响公共卫生的有害环境做法。正如秘书长经常强调的那样，建设和平与发展紧密相关，要求科索沃的各个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彼此之间并与广泛的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发展举措协调一致，相互补充。这将是今年努力的另一核心重点。

科索沃的法律框架保障保护人权和基本权利，但是，执行情况不均衡，并且直接受政治和族群间紧张关系的影响。虽然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协助，科索沃不能直接加入国际和欧洲人权文书和机构，但是，这种情况从未阻止它颁布实施强有力的人权立法。我欢迎科索沃政府愿意在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提交人权报告问题上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合作。我也欢迎我们与科索沃政府在制订政策，包括有关科索沃人权战略的政策方面建立了积极的工作关系。我们和许多国

际伙伴一起，仍然致力于与科索沃当局紧密合作，以便促进积极趋势，特别是在全面执行已建立的立法框架方面。最近根据“巴黎原则”签署了有关科索沃监察员新办公场地的协议，并且任命了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工作组普里什蒂纳代表团的新任主席，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

旨在维护少数群体权利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和方案，加上落实财产权和妇女仍然有限的财产所有权，这些问题确实仍令人感到关切。流离失所者返回方案受挫，部分原因正是这些领域存在的严重不足。如果不为人们重新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确保必要条件，即使有限返回也不可能进一步持续下去。

去年，塞族东正教会与科索沃当局之间的合作遭遇了几次倒退。教会财产和执行法律保护方面的未决问题令关系变得紧张。我们继续收到有关事件的报告，其中包括归科索沃塞族所有房屋遭窃的报告，令人感到关切。目前，我们正与欧洲联盟及其他伙伴一道，努力在从中央政府到民间社会各级加强由我们主持的对话。

今后几个月，科索沃和整个地区有可能面临严峻的外部冲击，这些冲击将检验其机构的抵御能力。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流动不会减少，这既是一场人类悲剧，又是一次政治危机。科索沃的应急计划应受益于国际资源和规划支助以及区域合作。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应限制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的普遍权利，我们对于他们作为个人所处困境的理解，应当是一切政策考量中的优先。

同样，确保有足够的机构能力和应对措施来应对激进化和极端主义、训练和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相关的贩运人口和武器问题，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为激进化推波助澜的团体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这些挑战要求科索沃当局与区域和国际机构建立紧密和有效的伙伴关系。科索沃的防范暴力极端主义战略和行动计划应从广泛国际支助中受

益，这些支助应与目前已经为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的广泛援助保持一致。

政治人物往往看重短期、偏狭性优先事项，但区域伙伴关系是取得进展的真正道路。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其最终成功必须以该地区所有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为基础。就国际社会而言，维护已经在科索沃投入的大量资源需要采取积极主动态度，以便应对目前的挑战和更多的新出现的挑战。该地区的政治进展和机构复原力均至关重要。但是，这两个方面都绝不是有保障的。因此，我们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的目的是在国际和当地两个层面建立伙伴关系，并且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以应对实际上无法孤立解决的问题。通过与一切承认和支持和平、安全和繁荣的目标的人合作，我们能够积极支持科索沃和整个地区迎接未来的巨大挑战。

我谨最后深切感谢安理会成员，他们的支持对于成功不可或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情况通报。

我现在请达契奇先生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安理会会议并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定期交换意见，以此关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我们在此向所涉各方发出的讯息特别重要。所有政治行为方以及一更重要的是一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所有社群都理解该讯息的力量。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科索沃特派团在协调国际存在各部分的活动和稳定科索沃省局势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科索沃特派团的参与对于塞尔维亚共和国而言至关重要；塞族民众最信任科索沃特派团，而对科索沃特派团而言，他们一如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那样一是科索沃省国际存在的中立地位的保证人。其它国际组织的贡献也很重要；这些

组织的行动，如欧洲联盟法治特派团、驻科索沃部队和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都是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国际民事和安全存在的组成部分。

塞尔维亚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其使命赋予的优先事项。鉴于其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任务，我谨强调，科索沃特派团以现有规模和同样的预算开展工作，对于创造有利于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达成一项持久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的条件至关重要。同时，这将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和视科索沃特派团为其生存保证人的其他非阿尔巴尼亚族人表明，他们没有被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安全理事会关于汇报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现有动态。我希望科索沃特派团继续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以立场中立的方式执行其授权任务，尤其是在事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和其他非阿尔巴尼亚社群成员的生存及其正常和有尊严的生活的领域。

谈到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S/2016/99），我谨重申，为了从更宽广的角度描述目前居住在科索沃省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状况，定期报告必须同时反映伊巴尔河以南社群的生活状况。无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各地少数社群的人权及其遭遇的各种问题，使他们的孤立、被忽视和无助感空前强烈。因此，我提议，下一份报告包括一项对伊巴尔河南岸社群成员境况的深入审查。

如我在之前的会议上所言，我谨指出，塞尔维亚重视为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找解决办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战略是，全力支持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来的流离失所者，不管他们选择可持续的返回或是融入流离之地。但是，没有普里什蒂纳自治政府临时机构适当参与，回返者被当地社区接纳或者至少是容忍，同时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其中，塞尔维亚可能向潜在回返者提供的任何支助都将是不足的。

为什么选择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人越来越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他们受挫于行政、安全、机构和法律障碍，并决定融入当地社会，这不是有意识的个人选择行为，而是缺乏真正的返回可能性的结果。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去年11月的报告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发生的479起事件中，310起针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其中的22%是回返者。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数据，只有12145名流离失所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尔巴尼亚族人回返，而其中仅有4000人实现了可持续的回返。秘书长的季度报告也显示了回返下降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因此，应当对这一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些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应当对人们有所触动，并导致紧张的工作，以消除阻止更多境内流离失所者实现可持续回返和使这种回返更加艰难的障碍，在此方面，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科索沃特派团也应当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仅有承诺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有效的措施和具体的成果。

我已数不清我提请安理会—国际社会最重要机构—的成员注意如下事实的次数，即，年复一年，我们不断重复这些数据：超过22万塞族人被逐出其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世代居住的家园，其中只有1.9%实现了可持续的回返。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社会对22万塞族人的回返已不抱希望？它是否将使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族裔清洗合法化？还必须再过多少年塞族人才能回返？16、7年已经过去。还是根本就没有人打算让他们回返？抑或他们实际上就该自生自灭？

关于塞族人和其他非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生命和财产受攻击的数据残缺不全，在某种程度上未能如实反映一个不为文明所容忍的现象，即，人们仅仅因为不属于多数社群就遭到迫害。不幸的是，有很多例子。去年10月，在Gnjilane附近的Donje Kusce村，一群阿尔巴尼亚族青年殴打了4名年龄不到15岁的塞族男孩。其中2人被打成重伤：1人被刀刺，另1人遭金属棒击打。12月初，一些塞族人的房子被

人用枪反复扫射，一辆汽车被点燃，在克利纳市的Gorazdevac，北约轰炸遇难者纪念碑和为2003年在Bistrica河中被杀的儿童们建立的纪念碑遭破坏，杀害那些儿童的凶手始终未被找到。

任何有关机构应对情况—包括警方的调查和凶手被起诉和审判情况—的介绍都将深受欢迎。安理会将认同这点，即，关于罪行审理和为刑事罪行—包括对塞族人犯下的谋杀罪行—提供赔偿的统计数字，都将引人注目。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自1999年以来，在杀害1000多名塞族人的凶手中，从未有一名受到审判并被判处具有法律效力的刑罚。然而，这些都是检验一个社会在民主和法治领域成就的试金石。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即，谋杀塞族人是刑事罪行还是也可以不受惩罚？如果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因为这些谋杀而被起诉和判刑，那么塞族怎能相信法治？

鉴于我在这里所说的情况，我再次呼吁联合国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临时行政机构特派团的代表帮助克服那些使境内流离失所者更难返回家园的问题。我们应当牢记，除了缺乏安全之外，阻止或限制人民返回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缺乏归还被侵占财产的有效机制。秘书长2015年4月的报告指出，

“悬而未决的产权问题仍然是科索沃在自愿遣返和族群间关系方面取得进展的关键障碍。”（S/2015/303，第34段）

为此我们谨提请注意普里什蒂纳采取的机构性措施，例如有关科索沃财产比较与核查机构的法律草案违背了2011年关于海关印章和地籍的技术协议。该法律草案的通过，将有可能使非法扣押的财产合法化，并将导致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社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实现并保护财产权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代表了一个社区的切身利益，并且也被写进2014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题为《科索沃自愿返回进程的评估》的报告。因此，在流离失所者和塞族东正教代表也将参加的进程中起草一项新的法律是最为重要的。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年关于科索沃的报告也注意到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各地局势的脆弱性。除其他外，该报告指出，科索沃司法系统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且仍然容易受到政治干预。普里什蒂纳当局和司法部门对奥利弗·伊万诺维奇的态度——他是我曾经几次在安全理事会中提到的塞尔维亚公民倡议“塞尔维亚、民主和正义”的领导人——导致对他进行了只能被描述为政治性的判决，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存在着政治干预。这一不公正和没有法律基础的判决，远远没有促进该省的稳定进程和建立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机构和法治的信任。

缺乏法治，政府和反对派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的不同利益，以及缺乏履行国际社会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政府所提条件的真正意愿，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是一个动乱因素。由于据说普里什蒂纳方面在布鲁塞尔对话期间作出让步，正在造成对塞族不利的气氛。因此，存在着暴力可能从普里什蒂纳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其他地区塞族飞地蔓延的危险。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宗教极端主义程度是区域中最高的。获得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官方伊斯兰社区以及国际和地方伊斯兰组织的大量伊斯兰教士——伊玛目——支持的激进伊斯兰机构，证明了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尤其鉴于他们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联系和关系，这些战斗人员以巴尔干地区任何穆斯林人口中最高的比例离开本区域。

因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升级而造成的政治激化和安全局势恶化，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所有居民构成了威胁，在族裔混居社区里的回返者通常受到的威胁最大。这要求采取额外措施，改进塞族和非多数社区成员的安全，正如我提到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经常成为出于族裔动机的攻击的目标和受害者。

恐怖分子的存在和激进极端分子的活动，包括从中东冲突地区返回者的活动，令人感到特别关切。报告本身提到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一些涉嫌与

恐怖组织有联系的人进行的逮捕和起诉，而在报告所述期间，明确提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涂鸦覆盖了塞族房屋、塞族东正教教堂的墙壁和道路标志。1月在Visoki代查尼修道院门口逮捕了4名武装伊斯兰分子，它是塞尔维亚、欧洲和世界精神和文化遗产的瑰宝，并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塞尔维亚共和国完全致力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协助下进行的对话和执行达成的协议。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生活的条件下，他们认为欧洲联盟根据布鲁塞尔协议达成的公约，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城镇联合体的目的是阐明塞族居民的利益，并为集体实现和保护其基本权利，帮助继续和更快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一个机构性机制。

秘书长的所有报告都指出，建立一个塞族占多数城镇联合体对于执行布鲁塞尔协议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该联合体迄今尚未成立。不仅没有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积极步骤，反而引进了一个违背布鲁塞尔协议的新因素，即把所谓的科索沃最高法院问题列入了该协议的审查和实际修改进程。如果科索沃最高法院被默默接受为一个有权改变欧洲联盟推动的在最高一级达成的政治协议的机构，那么对话的目的以及关于以商定方式执行每项协议的保障就会遭到很大的质疑。这向塞族社区以及推动者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发出了一个消极的信息。

我谨重申，我国保证促进区域局势的稳定以及我与哈希姆·萨奇先生签署的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了双方的义务，而签署布鲁塞尔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实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和其他非阿族成员的基本人权方面缺乏实质性进展，要建立一个使这些社区能够过上正常生活的单独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一个塞族占多数城镇联合体的想法从本质上借鉴了第1244（1999）号决议的精神，这个机制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人权、确保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和可持续返回，并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第21世纪的生活。

最后，我谨再次指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家优先事项是实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为了达成这样一种解决，也必须实现和解。因此，塞尔维亚坚决致力于在欧洲联盟推动下同普里什蒂纳代表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已经达成了非常重要的协议。我国对该进程的承诺，表明我国下定决心对西巴尔干的稳定，以及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积极贡献。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尽管面临众多挑战，我们建设性地参加对话并准备作出往往是不容易的妥协。我们采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首先为了和解和共同未来，就立法、能源和电信等众多复杂问题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们期待欧洲联盟继续协助我们与普里什蒂纳的对话。就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而言，它无疑将继续为了区域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而积极参与执行布鲁塞尔协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Çitaku女士发言。

Çitaku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谨介绍科索沃共和国境内最新事态发展。

2月17日，科索沃迎来了其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八周年。科索沃人民为获得自由而经历的征程是漫长和充满痛苦的，我们为在阳光下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存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当我们经历伴随塞尔维亚实施的暴力和族裔清洗而来的战争恐怖时，只是在1998年，科索沃才开始在世界上见诸报端。没有许多人依然记得，此前数十年，我们经历过镇压，遭受过严重歧视，我们的基本权利遭受过侵犯，没有使用我们语言的学校，我们的父母被从他们理应拥有的工作岗位上扔出去，仅仅因为我们是阿族人。

这是仅几十年前在欧洲心脏地带悄无声息发生的情况。我将甚至不提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时科索沃境内侵犯人权行为无人知晓，人

们害怕谈论这些行为，甚至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是如此。

我回忆这一情形是因为有时我们必须后退一步，看看我们从何处来，以便看到全局，了解现在发生的情况。现在，我们都面临新挑战，无人害怕失去朋友或亲人，我们大家一道齐声谴责暴行，而且我们希望看到肇事者受到惩罚。

在科索沃，我们仍在等待伸张正义。尽管我们科索沃人是受害者，而且尽管国际司法，不论在海牙国际法庭还是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等在科索沃境内开展工作的各种国际特派团，已经处理我们的正义事业，但科索沃机构仍然设立了一个专门法院，以便审判被指控于1999年犯下的罪行。

科索沃现任总统阿蒂费特·亚希亚加女士批准了科索沃政府和荷兰签署的协议。到此为止，科索沃已经完成在设立该专门法院方面的全部国际义务。我们将一如既往，始终配合国际司法，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藏。战争不是我们选择的。

我们都知道谁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实施了暴力和暴行。历史不可重写。角色不可转换。正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有着充分的认识，我们配合国际司法的记录一贯无可挑剔。每一个科索沃阿族人，但凡被指控1999年以来在科索沃境内犯了战争罪，不论指控方是国际司法机构还是地方司法机关，都自愿向有关法庭自首。我们科索沃不像我们的北方邻国，他们为那些被指控的人提供庇护，后来又利用逮捕这些人来敲竹杠、谋利益，而我们则认为，配合国际司法不是一件可以谈判的事情，而是一项职责，一项不仅对我们的过去，而且首先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有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必须清除迷雾，消除任何疑义，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对他们的过去不是怀疑，而是感到自豪的情况下，生活在他们的共和国中。

令人遗憾的是，在塞尔维亚，许多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没有受到调查和惩罚。出于某种原因，他们

似乎没有认真对待战争罪起诉工作。此外，在塞尔维亚，当一名前准军事官员因犯战争罪被逮捕并被判处最起码徒刑时，司法机构遭到了大规模体制性谴责。另一方面，弗拉迪米尔·拉扎列维奇将军因在科索沃境内犯了战争罪而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判了刑。去年12月，在服完其14年徒刑三分之二刑期之后，他回到了塞尔维亚，立即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及一长排国家官员排队欢迎这位对数以千计的人丧生负有责任的臭名昭著的将军。这就是我所称的有罪不罚现象。

这不仅仅是我的意见，因为所有值得尊重的机构，包括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都证实了这一点。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被剥夺了诉诸司法的权利。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个特殊群体：遭受性暴力战争罪侵害的妇女和女童。塞尔维亚盛行有罪不罚气氛，而时间在流逝，证人在死亡，记忆在消退，必须抓紧将强奸犯绳之以法，确保在为时尚不太晚之前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科索沃境内性暴力幸存者有2万人，这些人仍然带着这种酷刑留下的身心伤痕。在塞尔维亚部队作为其族裔清洗运动的一部分前来将我们踢出去的时候，许多人在其家人面前遭到了强奸。利用战争期间在科索沃境内大肆开展的系统性强奸行动，塞尔维亚安全部队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进行战争，以使我们脆弱不堪。

然而，没有在海牙，甚至没有在科索沃，即使科索沃由联合国管理，对强奸犯进行审判。甚至今天，科索沃境内战争强奸幸存者仍然未被纳入联合国决议或报告。我代这些幸存者寻求正义。我们必须看到罪犯入狱。我们必须集体在全球作出更多努力，以使世界各地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感到自己有人支持，并不孤单。

老人是仍然承受战争后果之苦的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有88 900科索沃阿族人无法获得他们已经缴纳、有权获得的养老金。他们的辛勤劳动、储

蓄和诚实贡献被剥夺，一去无回。欧洲人权法院已下达裁定，认定塞尔维亚粗暴中断支付科索沃阿族公民的养老金违反地方和国际法，不仅应该补发，而且应该赔偿历年损失。这一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认为布鲁塞尔对话是解决的平台。

每次我们来到安理会参加辩论，塞尔维亚总是企图把科索沃塞族社群的生活条件说成一片漆黑。我只能再次请安理会放心，科索沃少数民族享有一些列广泛的权利，这些权利已被载入我国《宪法》。不幸的是，塞尔维亚本身的情况并非如此，以致欧洲委员会要求该国加紧努力，在塞尔维亚各地有效和连贯地落实关于保护少数群体和禁止歧视对待少数民族的立法，特别是在教育和使用母语方面。普雷塞沃、梅德韦贾和布亚诺瓦茨地区阿族社群就是这些问题存在的佐证。

科索沃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代表权，我们尽力支持他们。我们建立了科索沃北部发展基金，其资金来自在Jarinja 和Tabavije过境点收得的税款。至今收得的税款已达830万欧元，用于支持北部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该基金理事会由我国财政部长和一名塞族代表负责管理，理事会主席为欧洲联盟特别代表。仅本月就为科索沃北部市镇提供了190万欧元。到目前为止，发展基金已为科索沃北部四个市镇提供了660万欧元。为了使所有市镇完全纳入司法系统，我国地方政府部已与这四个市镇签署了39项资本投资协议，总价值为100万欧元。在政府各部和北部市镇之间另外还签署了89项资本投资协议，协议总额达1450万欧元。

关于回返者问题，2015年，仅在由欧洲联盟和科索沃政府共同资助的一个方案下就重建了121所住宅。

我国政府还继续为回返和重返社会倡议提供财政支持。建造住宅就是科索沃政府不断努力容纳回返者，协助他们重返社会的一个鲜明事例。134个回返者家庭已经得到不同地区的支持。每个科索沃公民均可自由回返，但提出的数字往往展现出一个不

现实的起点。1999年之前科索沃境内确实有更多的塞族人，但我们也需要记住，其中许多人是军队和警察编制的一部分，是作为镇压机器的一部分从塞尔维亚来到科索沃的。他们显然不会再回来。

实际情况与塞尔维亚利用警察报告，试图把在科索沃发生的每一次投掷石块的行为涂上政治和族裔的色彩，每三个月一次坚持描绘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让我诚实地指出：虽然取得了进展，地区关系正常化已经形成新的势头，特别是通过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国家间对话，但人民之间的和解只有在塞尔维亚承认所犯罪行并且作出真诚和正式的道歉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塞尔维亚人权卫士Sonja Biserko 和Nataša Kandić一直不断大声疾呼，要求道歉。我们需要塞尔维亚认错道歉，因为本地区各方都需要继续前进，解决目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如何建立塞族市镇联合会，科索沃宪法法院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有人对此提出了正当的关切，但政府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如何建立这一联合会而不损害国家功能的明确路线图。我们不会允许在我们地区已经看到的一个实体阻碍整个社区和国家进步和前进道路的危险模型再现。

我们科索沃人认为，对话重要，但诚信、真诚和毫不含糊地执行协议是根本。如果各方不向公众说明对话的目的，心怀叵测，带着获取布鲁塞尔青睐和赞扬的目的进行对话，那将适得其反。对话不是为了恢复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原有地位，不是为了重写历史。科索沃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不会改变。

必须改变的是塞尔维亚对我们的态度。布鲁塞尔对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话是为了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对话是为了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桥梁，以谋共同利益。对话是为了确保为后代留下一个没有紧张、模糊和不信任的未来。对话是为了确保我们彼此尊严、平等地相互对待，作为两个国家，我们现在和将来是邻国，而且希望能够成为欧洲联盟的成

员。这是科索沃想要的对话，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科索沃国内的政治气候激烈，而且往往紧张。我们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民主国家，我们仍在学习之中。科索沃议会以71票赞成的结果选出新总统哈希姆·萨奇先生。有人抗议，有人庆祝。虽然我们的政治领袖存在明显分歧，但任何人都不应怀疑我们融入欧洲-大西洋结构和价值观的共同愿望。欧洲议会1月21日批准我国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从而巩固了这条道路。科索沃的另一个阶段性成果是，千年挑战公司将其选定为有资格获得援助的国家。科索沃为了改进在很多指标上的表现不得不开展艰苦的工作，而且仍需做更多工作。

我要代表科索沃政府作如下表示。根据安全理事会2008年批准的秘书长报告(S/2008/692)，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目前仅为提交报告性质的特派团。联合国可以决定在科索沃维持一个费用高昂的特派团，这个特派团每年要耗费本组织2.5亿美元，而这些经费本可用于其它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历史车轮不会倒退。我们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在战争刚结束时所发挥的作用，但现在已是2016年，而非1999年。

展望未来，无疑仍然存在很多挑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才能满足所有科索沃公民的正当期望。他们绝对有权对我们政府和机构提出更多要求，因为他们每天都让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就在昨天晚上，在两名科索沃男少年在洛杉矶走上红地毯时，科索沃举国未眠，全民一起庆祝我国首次有人获得奥斯卡提名。尽管我们此次没有获得奥斯卡奖，但影片赢得了数百万观众的心，它所讲述的科索沃故事比任何大使的讲述都要好，提醒我们在争取自由过程中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它提醒我们，梦想再大也不嫌大，希望再高也不嫌高。在我们准备于里约热内卢——我国的旗帜将第一次在那里升起——首次登上奥运会舞台的时候，我国又一次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金牌冠军玛依琳达·科尔曼迪。

这些人是科索沃新的英雄——激励整个民族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是打破孤立的一代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奉献，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榜样。在玛依琳达等我国运动员为奥运会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当作出更大的努力，使科索沃能够参加所有国际组织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国青年不能也不应继续受到束缚。科索沃将存在下去——永远存在下去。我们将尽全力，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升起我们的旗帜，发出我们的声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本次会议，我们赞同他今天在此发表的看法。

我们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通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情况。报告所描述的该省局势令人担忧，这不足为奇。发罗拉·奇塔库女士对于历史和当今现实的任意解读无论具有多强的说服力，科索沃局势的特点依然是持续危机和混乱。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常常蔓延至街头，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对抗。我们希望国际存在能够控制住局势。

科索沃塞族处境仍然十分严峻。秘书长的报告（S/2016/99）指出了塞族遭受人身暴力的事例，包括向一辆载有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公共汽车投掷石块以及向塞族人房屋开枪的事例。在教科文组织驳回科索沃请求加入的申请书之后，有关方面获得更多明显证据，表明有人扬言要损坏科索沃东正教圣地。1月份，参加普里什蒂纳反政府游行的人亵渎了该市“基督救世主”教堂未完工的殿堂，而科索沃警察却未予干预。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的主要沟通渠道是欧洲联盟（欧盟）居中主持的对话。尽管2015年8月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但这方面实际进展极微。首先，目前，成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这一关键设

想仍停留在纸面上。该项目旨在赋予塞族真正的权利，从而推动改善该省族裔间关系。当事方于2013年4月——差不多已是三年前——就此达成协议。

局势不尽人意，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科索沃方面继续无视其承诺，企图以所谓的科索沃宪法法院裁决为借口，单方面变更其承诺。欧洲联盟调解人保持沉默，而且似乎缺乏迫使普里什蒂纳按规则行事的力量抑或意志。在1月26日最近一轮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高级别对话后，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看来该会议只是走走形式。

对话是围绕一个重大情况进行的。正如我们所知，2015年12月，塞尔维亚与欧洲联盟根据第35章（“其它事项”）——须在此范围内处理科索沃问题——启动了入盟讨论。布鲁塞尔谈判平台有一些规定令塞尔维亚方面深感关切。人们难以摆脱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一直在试图将科索沃建国合法化的欧盟多数国家正企图促使贝尔格莱德一步步放弃其立场，并用中止其加入欧洲联盟的谈判来实施讹诈。除了这种解释之外，我们对于要求贝尔格莱德停止资助塞族市镇或是强迫塞族人佩戴科索沃徽章还能作何解释？对于要求塞尔维亚向科索沃机构提出报告说明其发放养老金的情况，或允许所谓第三国公民从科索沃领土进入塞尔维亚，我们能够作何解释？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何在？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框架，但该决议并未提及其中任何问题。欧盟作为调解者，本应当不偏不倚，但它的这种做法至少令人产生一些疑问。

在消除冲突恶果方面进展很缓慢，包括在调查科索沃解放军罪行方面。没有这种进展，就不可能实现族裔间和解。荷兰愿意为专门法院主要基础设施提供场地，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与此同时，自欧洲委员会会议会议员迪克·马蒂提交报告，在这方面真正启动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年多时间。国际社会需要至少部分弥补它对于当时未能给予保护的受害人所负有的道义责任，但时间正在慢慢流逝。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科索沃内部局势导致法庭机制的启动出现拖延，因为该设想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特别是反对派的抗议。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在此问题上取得进展。需要调查罪行，需要惩罚罪犯，无论他们现居何职。

与此同时，在当前对科索沃解放军战斗人员司法措施不足的背景下，我们对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法庭对科索沃塞族领导人奥利弗·伊万诺维奇做出有罪判决、判处其九年监禁的重罚感到疑惑不解。基于站不住脚的论断并且在没有具体证词证明他亲自参与或下令屠杀的情况下，伊万诺维奇被判犯有杀害阿族人的罪行。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上诉过程中，国际法官将纠正这种被政治化的判决。

我们不止一次地提请注意无视以下事实的危险，即：科索沃缺少适当的法律与秩序导致伊斯兰恐怖团体利用其领土征召和训练好战分子。最近在这方面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表现是：1月下旬，一个伊斯兰武装团体在Visoki Dečani修道院附近被捕。据多项报告称，该团体的成员佩戴着伊斯兰国的徽章。我们希望该案将得到彻底调查，极端分子用来渗透科索沃和获取物资的渠道将被关闭。依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国际机构缺少有关库马诺沃事件的任何信息，该事件涉及2015年5月一群来自科索沃的好战分子入侵马其顿。

最后，我们愿确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仍是国际存在和控制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该省保持相对稳定成为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确保特派团的人力与财力资源保持不变极其重要。作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国际法依据的第1244(1999)号决议依然完全有效。我们认为，普里什蒂纳当前试图渗透国际组织之举不能接受，特别是有鉴于2013年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于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项协议》中所界定的科索沃加入超国家架构的模式。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查希尔·塔宁特别代表通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

告（S/2016/99）。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本次通报会。我们同样欢迎Vlora Çitaku大使。

尽管政治抗议期间突发暴力，科索沃整体局势继续保持总体稳定。我们强调联合国通过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安全、稳定以及尊重人权方面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它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合作以及它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协作。我们的发言将侧重于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我们将侧重于关键的政治动态。我们强调，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承诺继续欧洲联盟调解下的高级别对话，并且随着与欧洲联盟的《稳定与结盟协定》的签署并得到科索沃议会的批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进展。我们还欢迎在前塞尔维亚平民保护人员编入科索沃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另一个积极动态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商会内部的商界领导采取了旨在加强商业界合作的举措。

但是，尽管有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承认，特别代表关于科索沃政治格局两极分化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而政治的极度对立已显然超出基本民主规范的通报令人深感不安。此外，也令人深感关切的是，反对派拒绝把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纳入科索沃，反对与黑山签署的领土划界协定以及反对派继续使用暴力和煽动性言论破坏科索沃议会运作。

第二，在人权方面，我们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任命一个调查因科索沃各种事件而下落不明者的联合工作组，同时强调那些被迫离开其祖先土地的塞族人的返回权。我们赞赏去年年底在科索沃举行的旨在提高对性别暴力的认识、倡导改进机构应对的“积极反对性别暴力的十六日活动”。联合国妇女署还支持科索沃性暴力幸存者理事会旨在确保这些人享有司法渠道的行动计划执行，并与

欧盟驻科法治团一道向调查员、法官以及检察员提供性暴力方面的联合培训。

第三，我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与各种法治机构保持技术合作。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为科索沃当局、国际刑警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的沟通提供便利，这也为那些不承认科索沃的国家提出的法律互助请求提供了便利。我们珍视科索沃特派团在推动社区与官员之间对话、监测其关系并且保持与有关机构和国际组织间的技术合作方面的作用。

最后，我们想重申我们的立场：第1244(1999)号决议仍是通过对话与谈判，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并在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框架内，全面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适用法律框架。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介绍最新的季度报告（S/2016/99）。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Vlora Çitaku女士。

乌拉圭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安全、稳定以及尊重人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它也珍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以及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在实地的合作与贡献。第1244（1999）号决议仍是得到国际接受的解决科索沃局势的法律依据，其中包括充分和严格遵守塞尔维亚领土完整与主权的原则。在这方面，正如在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中所显示的那样，乌拉圭继续保持其不承认科索沃的立场，由此强调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一项国际法规范。该原则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一个核心要素。

尽管安全局势被认定是稳定的，我们仍关切反对派使用暴力干扰当前科索沃议会运作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分歧要通过对话而非诉诸暴力和破坏民主加以解决。此外，乌拉圭欢迎2015年8月25日在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对话框架内核准的由欧洲联盟调解的多项协定，特别是成立以塞族人为

主的市镇协会。我们赞赏荷兰政府同意在荷兰设立这个专门法院。我们希望，法院将能够尽快开始工作，以便推动伸张正义，追究责任。

在人权方面，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科索沃特派团人权咨询小组报告发生了31起侵犯人权事件，其中包括侵犯生命权、违反禁止酷刑、不人道或有损人格的待遇的规定以及侵犯社会保障权和适足生活水准权。我们注意到，自上一次报告（S/2015/83）提交以来，在有关支付赔偿的建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方面，在我们发言的最后，我们希望重申，我们认为，必须确保科索沃特派团落实人权咨询小组的各项建议，特别是有关遭强迫失踪、绑架或权利受到侵犯的平民的建议，无论他们来自什么族裔群体，因为在此类事件中，作出任何类型的区别对待都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赵勇先生（中国）：我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通报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中方欢迎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并发言。我也认真听取了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当事方均可接受的妥善解决方案。中方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作积极努力，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通过高级别对话，就相互承认学历、人员往来等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支持双方继续开展务实和建设性对话，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寻求当事方均可接受的持久解决方案，努力维护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近来，科索沃安全局势总体保持稳定，但科索沃社会发展仍面临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有关各方应切实保护科索沃各族裔的合法权利，积极促进民族和解，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升级的行动。

中方赞赏联科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开展的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履行安理会授权，希望联科团、欧洲法治特派团和驻科国际部队等国际存在加强协调，为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马哈穆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非常实地介绍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发罗拉·奇塔库女士，并且感谢他们所作的发言。

埃及始终密切关注科索沃的政治事态发展，并敦促有关各方负起责任，展现智慧和克制，并且开展有建设性的、透明的政治对话，以便缓解紧张关系、减轻并解决危机，同时避免可能导致对抗的举动，以免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我们提醒科索沃各方注意事态升级和紧张加剧状况，这会影响到与塞尔维亚共和国达成的协议。

埃及支持作出一切努力，以便本着诚意和互相尊重，并且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特别是第1244（1999）号决议以及双方于2013年4月和2015年8月达成的协议基础上，通过对话和严肃谈判达成解决，处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目前正在讨论的所有问题。我们强调，各方应努力建立真正有建设性的氛围，以便在欧洲联盟的协调下重启政治对话，通过欧洲联盟的努力，最终达成了2015年8月的协议。我们认为，如果要通过一项行动计划来实现稳定，就必须执行这项协议。应当全面、无一例外地执行这个一揽子方案，包括其四项协议，由此避免协议成为不和谐焦点的可能性。应当竭尽全力来达成一项最终解决方法，帮助该地区各国人民实现繁荣。

秘书长的报告（S/2016/99）所讨论的积极事态发展也应成为推动取得更大进展的基础，特别是在通信、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商会间的合作、把前塞尔维亚民防人员整合到科索沃各个机构

之中以及北米特罗维察市和南米特罗维察市两市市长之间的交流等领域。我们赞扬荷兰政府同意将起诉冲突期间犯下的战争罪专门法院设在该国。我们希望，法院将能够确立法治、追究司法责任，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普遍和解的原则。我们祝愿法院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希望看到，在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科索沃、保护文化和宗教遗产地以及加强努力以便实现和解和平等、对有关各方一视同仁、保护少数群体权利和法治，同时应对移徙以及可能蔓延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挑战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最后，埃及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特别代表以及所有区域和区域间组织所做的工作，并且支持科索沃特派团、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我欢迎达契奇第一副总理和希塔库大使回到安全理事会。

由于这是今年第一次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安理会会议，我首先要展望2016年将要发生的事情。2016年将有几个“第一次”。科索沃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科索沃第一次有影片获得奥斯卡奖提名——我很遗憾，科索沃没有获奖。也许更重要的是，科索沃第一次以《稳定与结盟协定》的形式同欧洲联盟建立了合约关系。这一切都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才庆祝其独立八周年的国家身上。但是，如果科索沃要实现2016年的希望，一年开端也向我们显示，今后仍要采取重大步骤。我今天要着重谈其中之一。

第一，像本会议厅内其他各方一样，联合王国同秘书长一样对持续暴力和煽动性言论感到关切。人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干扰议会工作并将暴力带到普里什蒂纳街头是无济于事的。它只会损害科索沃发展、科索沃形象和科索沃人民。

上周五，科索沃经历一个重要时刻——科索沃议会选举萨奇第一副总理为科索沃下任总统。但是，议会内外也进一步出现了令人深感不安的暴力场面。我们谴责这些暴力。唯一前进道路是对话，而不是干扰。我要借此机会重申，联合王国全力支持亚希亚加总统为化解这一政治危机作出的调解努力。作为科索沃的长期亲密朋友，联合王国将支持科索沃新总统继续进行这些重要努力。要达成解决办法，当然要靠科索沃政治领导人，而不是靠国际社会。科索沃国内每个政治人物都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行为给科索沃和科索沃人民造成的影响负责。

我的第二点涉及签署和批准《稳定与结盟协定》。这是科索沃入欧途中一个明显的里程碑，也是对过去几年来科索沃取得的进展和成就给予的适当肯定。科索沃现在需要趁势更进一步。因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达成的各项协议迟迟未得到执行。我鼓励双方注重履行承诺，集中执行所达成的协议，并继续展现政治勇气和领导风范。

我们看到这种领导风范在最新报告所述期间产生的结果。科索沃成功地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了申请。科索沃总理再度就塞族人占多数市镇联盟问题作出了承诺。而且，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6/99）所强调的那样，前塞尔维亚民防人员融入科索沃机构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我由此要提出第三点。要真正发挥2016年的潜力，科索沃必须继续在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政治和企业层面，开展此类合作。今年已经有一些了不起的实例造福所有族群，北米特罗维察市长和南米特罗维察市长继续合作，普里什蒂纳商会和贝尔格莱德商会企业领导人彼此建立了联系。国际社会应当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联合王国帮助资助了双方商会于12月份召集的企业论坛。这项活动的成功表明，双方在互惠领域，如果有意愿，不需要外人调解就能取得进展。

仍然存在严重的根本性挑战，在法治和腐败方面尤其如此，在政治危机中当然也是如此。科索沃领导人必须负起责任，从科索沃全体公民的利益出发应对这些挑战。话说回来，独立八年后，总体趋势显然是积极的，所取得的进展不容否认。有鉴于此，联合王国早就认为，我们应当减少安理会这些会议的频率，以反映这一进展。

是的，仍然存在挑战，但实地现实并不需要安理会如此高度的精力，尤其是安理会还面临这么多其它远更严重的挑战。早该承认，是欧洲联盟，而不是安全理事会，将给进一步进展带来动力。因此，我们的努力必须集中于支持布鲁塞尔的对话和关系正常化，而不是集中于在纽约这里举行这些通报会。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普里什蒂纳向我们全面通报局势。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大使弗罗拉·希塔库女士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

我要谈三点：我们支持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主导下继续对话；我们坚决谴责某些反对派议员采用暴力方法；我们持续致力于在科索沃加强法治。

法国欢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继续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进行政治对话。塞尔维亚总理和科索总理最近在欧洲联盟高级别代表出席下举行的新会议进一步表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致力于推进双边和解进程。最近数月，这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有近400名塞族民防人员参加科索沃各种机构，这是一个重大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前进步骤，可能加强国内各族群的融合。在统一学历证书、通行自由以及空中交通和铁路交通整合等方面正在取得的进展也将对科索沃公民和塞尔维亚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具体的积极影响。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然而，我们期望毫不拖延地履行在欧洲联盟主导下缔结的各项协议框架内作出的所有承诺，包括

建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联盟。关于这一问题，普里什蒂纳宪法法院最近发表了肯定意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内容。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一般来说仍然是双方在通往融入欧洲的道路上各自取得进展的前提。

科索沃政治局势令人担忧。目前干扰议会运作的行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针对政治人物实施的暴力和其它恐吓行为也是如此。法国呼吁对这些不可接受行为负有责任的人遵循民主规则，在现有机构框架内，在遵守《宪法》各项规定的情况下争取他们的诉求。

在科索沃压倒性多数公民所向往的社会中容不得暴力和仇恨言论。暴力和仇恨言论损害科索沃十多年来在建立独立、现代和民主国家的道路上耐心取得的进展。我们赞扬科索沃安全部队所展现出的专业水平和克制态度，以及普里什蒂纳当局所作的调解努力。我们再次向他们保证，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选出新总统是机构妥善运作中的重要和必要步骤。我们对反对派某些成员在这一场合的行为感到遗憾。尽管局势紧张，但科索沃当局仍应寻求持续对话，继续倾听人民心声。如果要恢复公民对未来的憧憬，就必须进行内部改革。执行《稳定与结盟协定》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为进行必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继续全心努力巩固科索沃法治，现在更必须继续将其作为一个优先事项。这首先涉及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科索沃上周批准了与荷兰政府签署的总部协定，以便在海牙设立科索沃问题专门分庭，向前迈出了具有胆识的一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清楚地反映了科索沃履行法治领域承诺的决心。现在，重要的是这些专门分庭各部门应该按照排定的时间表开始运作，科索沃当局必须充分给予合作，以便能够开始起诉应对马蒂报告中谴责的那些罪行负责的人。

继续努力解决失踪者问题也非常重要。科索沃和黑山之间签署合作交流信息的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迫切需要重新振兴有关该问题的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联合工作组的活力。我们希望，普里什蒂纳最近任命其代表团团长将有利于这项工作，我们对此任命表示欢迎。

在这方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秘书长特别代表能介绍计划采取哪些措施，来执行科索沃特派团国际人权工作组提出的这方面建议，特别是关于起诉侵权行为责任人以及为受害者提供赔偿方面的建议。

巩固法治也意味着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化。法国欢迎科索沃无条件承诺在当地和国际联盟的框架内打击达伊沙。

最后，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欧洲联盟法治特派团日复一日地为科索沃法治和安全提供支持。

最后，我谨再次重申，正如联合王国同事刚才指出的那样，鉴于当地不断取得进展，特别科索沃机构得到巩固，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开展了双边对话，我们希望安理会最终审查其审议这一问题的时间表。

施瓦尔格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我们也欢迎第一副总理达契奇和Çitaku大使参加本次讨论。

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方面，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新西兰高兴地看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继续以建设性方式参加对话，包括最近在1月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如我们今天所听到，双方在这一对话的框架内相互作出了一些承诺。虽然已经采取许多实际措施履行协议，但仍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的进程。我们敦促双方开展建设性的接触，不拖延地兑现承诺。

正如其他人所指出，虽然科索沃的总体安全局势基本上仍然稳定，但最近发生了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我们对此表示关注。在民主国家中，不允许发生这种行为。各方应反对利用暴力和恐吓来实现政治目标。分歧只能通过对话解决。

在这方面，最可惜的是，某些反对派成员未能通过自身行动作出良好的榜样。动手扰乱科索沃议会，包括使用催泪弹，只会鼓励想要使用武力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政治领导人必须拒绝一切破坏民主机构正常运作的行为。今天，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已为我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他呼吁把注意力从政治斗争转向更重要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继续关注设立一个特别法庭的进展情况，该法庭将审理因欧洲联盟特别调查工作队的调查工作而产生的严重指控。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荷兰最近同意成为这一法庭的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希望该法庭能够尽快开始工作。

虽然挑战依然存在，但如前所述，科索沃的安全形势基本稳定。遗憾的是，需要安理会花费时间关注的其他许多紧迫问题并非如此。据此，我们重申，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更加灵活地决定何时和如何审议该议程项目。

主席先生，我也谨和今天上午一样，借此机会感谢你对本月安理会工作的领导。我们期待着与安哥拉同事合作，他们将主持安理会3月份工作。

西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召开本次会议。我也要感谢特别代表塔宁先生提供清晰的通报，并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阁下和Vlora Çitaku女士参加今天会议。

首先，我国代表团欢迎科索沃议会2月26日选举哈希姆·萨奇先生为科索沃共和国总统。我国代表团利用这一重要事件提供的机会，呼吁科索沃所有政治行为体遵守民主规则，尊重议会刚刚做出的选择，特别是避免任何危害个人和公共财产的暴力行为。

我无需强调我所提及的最近事件、特别是暴力示威可能对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对话产生的负面影响。塞内加尔欢迎目前正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进行的这一对话。因此，塞内加尔呼吁双方继续举行同样是由欧洲联盟主持的高级会谈。与此同时，我们谨鼓励有影响力的国家和伙伴发挥其影响力，以支持会谈。

此外，我高兴地注意到2015年8月科索沃政府签署的两项协议，其中一项是与塞尔维亚签署的，内容包括建立塞族市镇协会；另一项是与黑山签署的关于两国间领土划分的协议。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商会关于分三阶段实现统一兽医证书和克服跨境贸易技术障碍的计划协议，以及塞尔维亚武装力量和科索沃部队代表签署的关于全面放松空中安全区的协议，也值得我们肯定。我们强烈鼓励各方继续沿此道路推进，加强对话，以期全面管理边界过境点。

这些进展不会是徒劳的。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和鼓励。确认科索沃有资格拟定千年挑战公司契约是一个好消息，可借此在五年内调动6000万到1亿美元的发展融资。我们应当鼓励利益攸关方为建设和平和实现发展采取更多步骤，特别是在科索沃北部执行2015年8月25日达成的各项协议。

关于促进法治问题，我国代表团对于专门法院即将启动工作感到高兴。该法院是科索沃的一个机构，其总部将设在荷兰，并将由负责审判在科索沃冲突期间或冲突刚结束后所犯严重罪行的国际法官组成。

同样，当事方继续开展协调合作不可或缺，以期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支持下，推动逾16 502名流离失所者回返，如不能回返，则为其寻求长期解决办法。

塞内加尔无保留地支持旨在通过保护文化遗产使各族群建立信任的欧洲联盟-联合国联合方案，并建议加强协同增效，特别是开展合作，就解决失踪人员下落问题交流信息。

最后，我们愿再次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对科索沃特派团的睿智领导。我们还愿赞扬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努力，所有这些机构都在为科索沃和平与进步而努力。

克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愿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再次来到安理会，尽管只是以视频方式。我也愿欢迎达契奇外长和奇塔库大使再次来到安理会。美国赞扬两国政府通过欧盟牵头的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对话，继续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

自1999年以来，联合国与科索沃人民携手努力，建设多族裔的民主施政机构。科索沃建立了维护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机构。科索沃人民取得了重大成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履行了它的使命。我们坚信现在是对该特派团进一步缩编的时候了，原因是世界其它地方亟需联合国工作人员。我们将乐于在下一轮通报会上，听取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介绍此类缩编工作的进展情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们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两国总理1月27日于布鲁塞尔举行会晤表示了欢迎。会晤是在欧洲联盟主持的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关系正常化对话的框架内举行的。我们期待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即便于两国均在举行选举的情况下，都能继续开展工作并执行其达成的协议。和以往一样，我们赞扬并全力支持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本人为推进正常化努力所做的工作。

科索沃也在法治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特别是在成立专门法院，处理欧洲委员会2011年《马蒂报告》所指的严重罪行方面。我们鼓励荷兰政府和科索沃政府加快完成所有必要步骤，尽快成立专门法院。

科索沃的政治危机，尤其是继续以暴力方式妨碍科索沃议会工作的做法，确实令人关切。在议会

会议厅内和普里什蒂纳街头使用暴力和催泪瓦斯，是轻率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与现代民主精神不符，必须停止。在每一个民主政体内，和平抗议都是一项基本权利，但不容存在暴力。科索沃政局动荡表明这个小国仍步履维艰，该国正在透明和公平的市场中，以平等适用法治为依托，争取改善经济形势。对话对于克服政治僵局不可或缺。我们赞扬科索沃警察在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动荡日子里，在处理选择了暴力手段的少数人方面所表现出的专业素质。

我要花一点时间祝贺科索沃根据《科索沃宪法》和法律顺利选出新总统。我们赞扬卸任总统亚希亚加在担任科索沃总统期间的勇敢作为和巨大成就。亚希亚加总统为其国家和人民大力发声，在国内和世界舞台上有力地代表并促进了科索沃的利益。

科索沃继续为全球努力遏制恐怖主义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构成的威胁作出贡献。科索沃为震慑暴力极端主义、制定有效的预防机制以及减少从科索沃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战斗人员，采取了强有力的步骤。我们支持作出全面努力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科索沃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战略，以及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定罪的法律。国际执法合作，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执法合作，对于巴尔干内外的区域稳定至关重要。科索沃努力与其邻国和国际执法部门合作应当受到欢迎，而不是阻挠。我们认为科索沃拥有可为国际社会执法努力作出全面贡献的技术能力和立法框架。将科索沃排除在我们消除这些共同威胁的集体努力之外，不符合除了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之外的任何人的利益。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是在不久的将来——科索沃能够作为正式会员参与联合国各项活动，从而为各国发展、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最好把时间花在其它地方。我们重申，我们请求安理会成员同意将秘

书长就科索沃特派团提交报告的报告期从每三个月一次延长至每六个月一次。

阿德宁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和科索沃的发罗拉·奇塔库大使再次来到纽约，并感谢他们两人的发言。我们也感谢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的全面通报。

听取了今天的发言之后，我谨呼吁双方把重点放在未来道路上。应优先本着对话、合作和建设性接触的精神履行尚未兑现的承诺，确保科索沃拥有光明未来。应当停止搞分裂、搞排斥的有害政治行为，因为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会有助于双方之间建立信任。我们赞赏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作出继续致力于开展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的保证，我们希望看到为执行现有各项协议加大努力。

我赞同塔宁先生今天以及秘书长在其最新报告(S/2016/99)中就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暴力抗议活动所阐述的关切。这些人反对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2015年8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与黑山达成的领土划分协议。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不要在科索沃搞对抗性政治，停止使用暴力和煽动言论，通过对话与接触等正当渠道解决其分歧。

必须尊重科索沃议会和法治。诉诸暴力和恫吓不会让各方距离其政治目标更近，相反只会使其斗争丧失合法性，破坏科索沃多年来在民主方面来之不易的进展。政治分裂只会令组建国家和发展工作受阻。因此，我们赞扬科索沃领导人作出承诺和努力，开展包容性对话来解决问题。我们赞扬科索沃警察在应对暴力抗议时表现出称职和克制的做法。科索沃人民将得益于这些领域取得的更多进展。

马来西亚欣见科索沃在报告所述期间取得进展，其中包括签署并随后批准与欧洲联盟（欧盟）的《稳定与结盟协定》。我们认为，这是朝着科索沃及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呼吁科索沃领导人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稳定

与结盟协定》和区域一体化所需的各项社会经济改革。

我们还注意到执行2014年《布鲁塞尔协定》方面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科索沃北部的前塞尔维亚民防人员被编入科索沃各机构。我们希望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执行中取得更多进展，包括整合司法机构并在科索沃成立一个塞族人占多数市镇的协会。科索沃在设立一个专门法院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沿正确方向迈出的又一步。马来西亚重申，必需确保问责，倡导科索沃人民了结过去和达成和解。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荷兰王国代表团决定把专门法院设在该国。

在经济层面，马来西亚赞扬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两商会在报告所述期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理应得到我们的大力支持，因为它可为有利于双方的更多商业机会敞开大门。

马来西亚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日增表示严重关切。我们赞扬科索沃当局采取步骤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处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我们绝不能让恐怖团体操纵利用该地区、特别是科索沃的宗教、种族以及文化分歧来实现其扭曲和暴力的图谋。因此，我们希望看到科索沃当局继续把打击这种全球威胁作为高度优先。在这方面，马来西亚随时准备支持科索沃打击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

最后，我与其他同事一道重申，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安全、稳定以及尊重人权方面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还赞扬特别代表的领导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以及欧盟为科索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

岗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全面和富于见地的通报。我也欢迎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Vlora Çitaku大使来到安全理事会。

1999年6月设立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之后，我本人立即开始在普里什蒂纳参加特派团的工作。我的办公室就在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的办公室旁边——也许塔宁先生现在普里什蒂纳使用的是同一间办公室。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面对重重挑战，我们几乎不知所措。此外，当时科索沃特派团还看不清科索沃的未来。当时的主要关切是：第一，科索沃是否会恢复民主；第二，科索沃人民之间能否实现和解。

2000年10月，在克服许多挑战之后，在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帮助下，科索沃举行了首次地方选举。由于选举组织不善，民众为投票而在雨中等候半天多的时间，这令我深受鼓舞。我被科索沃人民对民主的强烈渴望所深深打动。他们身着传统服装，庆祝这个民主进程。

16年已经过去，我欣见，民主已在科索沃扎根。我祝贺哈希姆·萨奇先生当选总统。但是，科索沃议会的运作最近受到反对派的一系列暴力干扰。总统选举期间在议会大厅里施放催泪弹一事令人严重关切。我国代表团敦促那些负有责任者不使用暴力。他们应该意识到，任何暴力都与科索沃人民实现民主的决心背道而驰。我们强烈希望议会迅速恢复正常。

科索沃两大族裔之间的和解对于科索沃的未来乃至西巴尔干地区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欢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继续对话。我们欢迎伊萨·穆斯塔法和亚历山大·武契奇两位总理最近的会议。由欧洲联盟协助举行的那次会议于2月7日召开。我在科索沃工作的时候，是没有这种对话的。当时几乎不可能驱车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旅行。我听说，民众现在自由地跨越边界。

我鼓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当局加倍努力，厘清他们的分歧，通过继续对话恢复关系正常化。我记得1999年新年除夕站在米特罗维察市伊巴尔河大桥上的情况，当时，科索沃特派团正在桥上举行千年庆祝仪式，不同族裔——科索沃阿族、科索沃塞

族一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在那次仪式上，所有人许下诺言：他们将为科索沃的未来而共同努力。我真诚地邀请科索沃所有政治领导人铭记那次演讲。我相信科索沃人民，相信他们为民主做好准备并下定决心，相信他们对更美好未来的信念。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还感谢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Vlora Çitaku女士的发言。

与我的日本同事一样，我本人也记得普里什蒂纳。16年前，我有幸作为安全理事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那里。自此，在支持科索沃各机构应对今后的许多挑战方面，安全理事会和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坚决支持塔宁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开展工作，促进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对人权的尊重，并支持该特派团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进行建设性接触。我们也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在实地的伙伴，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法治特派团及欧洲联盟开展合作，继续为科索沃的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

乌克兰注意到秘书长依照第1244（1999）号决议提交的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最新报告。我们赞同秘书长关于科索沃局势的分析和见解，并敦促相关各方采取措施稳定局势，就执行先前达成的协议达成必要的共识。我要重点谈谈四大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进一步稳定局势非常重要。

首先，乌克兰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谈判进程继续进行，也欢迎去年在欧洲联盟的主持下达成的协议。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和科索沃签署和批准《稳定与结盟协定》，并支持其欧洲一体化。与此同时，我们深为关切科索沃反对派最近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对科索沃的安全局势乃至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一揽子协议的整个执行工作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呼吁科索

沃所有政治行为体避免一切形式的暴力。我们再次呼吁尊重法治、民主程序与国际准则。

其次，乌克兰欢迎就建立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联盟达成协议，并支持科索沃各机构致力于继续开展这一进程。本协议是一项进一步稳定局势的重要机制；推迟其执行工作将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并且将损害任何对话进程所需的相互信任。

第三，乌克兰赞扬设立专门法院，以及荷兰政府1月15日宣布同意该机构设在海牙。

第四，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在将前塞尔维亚民防人员的机构整合到科索沃方面，必须继续取得进展。我们也赞扬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商会内的实业界领袖倡议搁置政治问题，在实业界建立的新的合作。

加索·马托塞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特别代表塔宁大使就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6/99）的文本所作的通报。我也要欢迎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弗罗拉·奇塔库女士与会。

塔宁大使就科索沃境内当前的局势为我们作了有意义的分析。它既有意义，同时也令人担忧。根据他的描述，并且鉴于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的报告文本，科索沃局势看来仍不稳定。和平地依法展开的政治活动，日益为暴力示威和寻衅滋事的行为所取代，即使在议会内也是如此，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西班牙严重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10月份在其报告（S/2015/833）中着重指出的政治紧张气氛没有改观。相反，在普里什蒂纳的政治生活中，这正在成为一种一再出现的准则。西班牙也对频频使用煽动性言论表示担忧。这也再次反映在秘书长的报告中。这显然表明，科索沃境内各族群间的真正、持久和解还远远无从谈起。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再次证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可能还有在科索沃的其他国际特派团，仍是必不可少的。这

也清楚地凸显出，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关注这一主题，如我们以往的做法一样，定期坚持不懈地予以处理。

众所周知，西班牙坚决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的协助下进行的高级别对话。我们注意到最近于1月27日举行的此类会议。我们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此前，在秘书长报告所述的三个月期间，根本没有举行过高级别会议。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上次会议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或者没有在达成新协议方面的进展；也许更为糟糕和令人担忧的是，在执行已达成的协议方面同样没有取得进展。布鲁塞尔对话必须继续具有核心性和优先性。放弃秘书长报告中似乎有所反映的这一关键方面，就可能造成逐渐失去信任的风险。就欧洲联盟此刻正在做出的许多努力而言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不事先展现出执行既定协议的意愿，就考虑提出新的要求，这不切合实际。

有鉴于此，我们要再次提请注意，必须从速执行就科索沃境内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达成的协议。该协议是一秉诚意达成的，所有各方都应努力加以执行，使其落到实处，包括与各政治和社会行为体一道积极地全力以赴加以落实，并且在立法层面上这样做。

最后，我想谈一下秘书长报告第3段提及的内容——即谈一下与欧洲联盟签署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众所周知，科索沃《稳定与结盟协定》的内容只是影响到欧洲联盟的专属权限，而欧洲联盟保留了其不承认单方面宣布独立具有合法性的成员国的立场。对于西班牙和不予承认的其他国家，该协定本身是个目的。它把科索沃领土纳入稳定与结盟进程，但是，它没有建立先例，也不意味着将这片领土纳入欧洲联盟扩张进程。这符合西班牙在安理会一再表示过的建设性立场。这是一种没有坏处的建设性立场，它尊重了原则立场。本着这些思路，只要该立场受到尊重，我们就十分愿意支持能够使科索沃境内全体民众受益的措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谨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们也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弗罗拉·奇塔库女士与会。

委内瑞拉愿重申，它全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及尊重塞尔维亚的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所体现的国际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第1244（1999）号决议仍是在科索沃问题政治谈判的框架内达成全面解决办法的适用国际法律基础。我们确认，联合国通过促进安全、稳定和对人权的尊重，一直在科索沃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科索沃特派团发挥这种作用。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和欧洲联盟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对这项工作起到了补充作用。

科索沃特派团、驻科部队和欧盟驻科法治团必须根据各自的任务授权，继续在直接对话中发挥积极、平衡、中立和补充作用，以期促进科索沃问题以持久、可持续、公平和彼此接受的方式获得解决。目前尤其应当如此，自安理会上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见S/PV.7563）以来，反对派持续开展活动，导致无法继续讨论2013年4月19日《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落实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这让我们深感关切。对委内瑞拉而言，为遏止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科索沃各政治派别之间必须开展对话，因为暴力行为可能影响为履行2013年协议而作出的努力。

委内瑞拉支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省地方当局在布鲁塞尔举行对话，以便在双方之间达成一项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对高级别会谈最近未能举行深感遗憾。但是，在某些技术领域一如通信和商会之间的联系一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建议，各方继续开展旨在实现和解的对话和努力。我们认为，各方必须继续努力在科索沃北部建立塞族人占

多数市镇协会。我们呼吁该省当局根据最高层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于近期推动这一进程。

和在此前的会议上一样，我们再次对这份报告提到的被从科索沃的家园逐出的塞族人自愿回返的人数之少感到震惊。我们认为，在2013年《布鲁塞尔协议》的后续行动中，应不遗余力地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确保科索沃塞族人的安全、财产和经济权利、行动自由、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包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在促进和尊重人权，并在该领域全面实行国际标准以防止歧视流离失所者和少数群体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关于文化和宗教遗产，我们强调，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有效保护科索沃各社群的重要遗产。我们还敦促各方加强合作，查清战争期间失踪者的情况；我们赞扬在该领域所做的进一步的努力。而且，我们欢迎联合国妇女署为战争期间性暴力行为的幸存者开展工作，并举办关于性别暴力问题的公众宣传活动。

关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欣见，荷兰政府表示愿意成为特别法庭的东道国，该法庭将负责调查关于在科索沃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控。我们将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努力，以便该法庭能尽快开展工作。在适当程序的框架内，就这些案件伸张正义，将促进各方之间的和解与和平。

我们赞赏科索沃省当局努力继续采取措施，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以期防止恐怖组织招募该省公民。必须针对社会排斥、贫困、暴力和不容忍的意识形态等现象采取有效的战略，以防止激进化，特别是年轻人中间的激进化，以此来加强反恐斗争。此外，必须努力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禁止为这些团体提供资金、培训和武器的各项决议。

最后，我们再次鼓励各方加倍努力，包括全面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和2013年《布鲁塞尔协议》，在国际法框架内，寻求一项和平、公正和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达契奇先生要求作补充发言。我请他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口译由代表团提供）：我要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临时机构代表所作的发言作出回应。

每次在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欧洲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都会给我们提建议，告诉我们如何本着和解精神行事，以便我们能表现得更加冷静。他们是否将其对我们提出的相同建议提供给了普里什蒂纳的代表？他们是否希望我们坐在这里，聆听针对我们和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事件最猛烈的指责，那时，前南斯拉夫和铁托与恩维尔·霍查相比，堪称民主的典范。我们可以在时间上进一步追溯到十四世纪。我们不是在凭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表演竞争奥斯卡奖。

因此，我要向科索沃代表指出，无论我们多少次伸出手，对方都没有人接受这一和解姿态。今天，始终没有人提到我们的议题，即科索沃的当前局势。塞尔维亚与普里什蒂纳的科索沃问题有何相干？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无法在不需使用催泪瓦斯的情况下举行议会的某次会议有何相干？我必须指出，塞族代表是科索沃议会中最积极的。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政治生活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也不参与其中。

科索沃代表不能在证人问题上教训我们。她知道Haradinaj一案中发生的一切——所有参与者要么被杀，要么丧失活动能力。不论是谁犯下这一罪行，都应当被绳之以法。我们在听科索沃代表发言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科索沃境内没有塞族人居住，那里只有警察和军人。但是，她非常清楚，塞族人曾在科索沃占多数。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她知道科索沃现存的宗教和文化遗址有多少。我请她不要说禁止20万塞族人返回科索沃这样的话，因为她无权这么说。科索沃既不是她的，也不是我的。科索沃既不是阿尔巴尼亚的，也不属于塞尔维亚。科索沃属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塞族人和阿尔巴尼

亚族人——一并取决于他们的选票。不能先达成一项协议，然后说“我们必须咨询我们的宪法法院”；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可以咨询我们自己在贝尔格莱德的法院。这样做我会受到刑事指控。

Çitaku女士在谈到塞尔维亚的少数民族时，她不能说塞尔维亚有阿尔巴尼亚或科索沃少数民族。她不能既代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又代表生活在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人。

Çitaku女士谈到自决的权利，她已经行使了这项权利：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的国家，即阿尔巴尼亚。她没有这一权利，因为她是前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少数民族，并在没有获得其所脱离国家的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单方面宣布独立。我必须提出警告，发生在我国的情况明天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请不要说原则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承认单方面宣布独立。如果科索沃为主权独立国家，她就不会以“Vlora Çitaku女士”这种方式在这里就坐，而是会以“科索沃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如果科索沃是独立国家，它将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领土与欧盟签署稳定与结盟协定。

我不想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想谈谈我们迄今能够取得的成就，面向未来。但是Çitaku女士选择不这样做，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每次会议呼吁其他国家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因此，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不是因为支持塞尔维亚，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国际法。我在急切等待有一天另外一个国家面临该问题。我说过，谈论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很容易。但这并不是本机关应依据和立足的理由。

因此，我要求欧洲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在这些会议上针对我们发言时，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塞尔维亚不能成为科索沃各机构代表的出气沙袋。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害怕这些会议，他们应当知道，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弱点。参与这一对话是我们决心继续做的事情。

我不得不针对Çitaku女士的各种发言作出反应，因为这些发言不利于和解；事实上，它们是一种倒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Çitaku女士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Çitaku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占用安理会更多的时间。我们今天多次说过，世界上有更紧迫的问题要讨论。然而，我必须重申几点：

科索沃寻求贝尔格莱德允许和批准发言的时代已成过去。我们不怕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不怕对我们自己的过去。曾有过一场可怕的战争，而在战争中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我们绝不试图在国家支持的犯罪和个人行为之间划等号。两者间存在区别。再说一遍，我们已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希望塞尔维亚将很快能够面对其过去。

关于国际法，我必须再次重申，国际法院作为最高和最专业的机构已经就科索沃宣布独立及其合法性发表了意见。国际法院的意见明确而毫不含糊：科索沃宣布独立与其权利相符，并且我们是独特的，不同于任何其他正在发生的或未来的争议。

实际上我很高兴听到我的贝尔格莱德同事在提及我们的协议时称其为国际协议。但我们并不是要求宪法法院发表意见的唯一国家。塞尔维亚前几个月也要求就文凭问题发表意见。我向安理会保证，

我们将执行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各项协议——每一项协议，但不能牺牲我国的功能。这就是宪法法院所作裁决的含义。

我还想说，我们赞成和解。但和解不能建立在否认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只有勇敢无畏地直面过去——尽管对某些人而言过去的情况可能非常不体面——才能建立和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鉴于本次会议是安理会本月份最后一次排定的会议，在我们休会前，我谨表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真诚感谢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特别是我的常驻代表同事及他们的同事，感谢安理会秘书处，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所有支持。毫无疑问，本月份是重大活动月份，我们就面前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如果没有所有代表团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包括会议服务人员）的辛勤工作、支持和积极贡献，我们无法仅靠自己处理我们已成功处置的各种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团队的专业精神，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能的，为此我感谢他们。任何不足之处都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

在我们结束主席任期之际，我知道，我是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祝愿安哥拉代表团在3月份一切顺利。我们全力支持他们。

下午6时10分散会。